

管過的事

每當斑斕的霜再臨阿里山下的城，那是「嘉年華」派來知會市民的先遣部隊。它們喬裝成五顏六色的旗幟、收納於中山路旁的柵欄、或者是有如湖水結冰而幻化成主舞台的噴水池，無論是正埋首於期末考的莘莘學子，抑或正為年關將至披星戴月的社會人，只要見到它們，那疲於奔命的心靈都無法視而不見，並且異口同聲地接下——「就是要你管」的訊息。

不知從何時起，在我的心中，「嘉義市管樂節」與市民的溝通便這般地在腦海中既定下來。管樂節匯集來自全台各地學校的樂隊，形式上彷彿春夏季甲子園般地，共同在這塊土地上奏響青春的樂章，而近幾年更是廣邀海外樂隊，從踩街、定點表演到為期兩周的音樂饗宴，盛況都是絕無僅有地空前絕後，一年比一年更令人感到期待。或許每一年參演的樂隊與觀眾都不一樣，然而他們卻是橫跨時空地存在這個熱血空間並傳承著。

時至今日，認識管樂節已經邁入第十六個年頭，那一去不復返、回首仍值得佇足的記憶迴廊裡，小心翼翼地收藏的是學生時期三次參演管樂節的青春歲月，而它們的存在都是誤打誤撞而生，這一撞卻成了永恆的纏綿。事到如今，每到管樂節前夕，即便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加班彷彿永無止盡，卻總是會下意識地為生活爭取一段時間，只為了在某個夜裡坐下來聆聽一場演奏，聽那衝破天際再回到地面的小號、在舞台上伸展滑步的薩克斯風以及撩撥著海馬迴的法國號，而這一切都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因為在管樂節裡，曾與管樂器有過一段故事，坐下來純粹只是想與管樂器一起閒話家常。

在我的記憶裡，如今管樂節的面貌比起十幾年前已經豐富許多。最初對管樂節的認識只停留在踩街活動，之後隨著眾多海外樂隊的參與而更為熟悉，到後來變換隊形的定點表演開始盛行，而近幾年管樂節則是有著長達一兩周節目的音樂盛事，並在與聖誕節、跨年結合之下，為期二到三周左右的「嘉年華」使得嘉義在十二月裡熱鬧非凡，對我而言，十二月不再只屬於聖誕節，管樂節更像是它的代名詞。

而與管樂節邂逅的開端都在於十幾年前學校將我們送上踩街行列開始。國中時的美術課上，老師教我們做著布袋戲手偶，起初我們只是感到有趣地隨興發揮，為布偶做著浮誇的髮型、天馬行空的衣裳，直到老師揀選了幾件優秀的作品，將他們分入「布偶組」才開始對參與踩街有了眉目。隨後在自願及老師挑選之下，一些人分配去製作高度有如七爺八爺般的「大型布偶組」，還有一些人被分配到「角色扮演組」，而我則是被分配到「樂器組」，我們所屬的創意踩街——「嬉管鬧樂」的分組上就這樣大致底定。

布偶組的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對布偶的服裝及髮型做足強化，而角色扮演組的同學則是手縫製作全新的表演服裝，另外樂器組所使用的樂器也是在音樂課課程的安排下製作而得，還記得當時我是利用木板製作小型音箱，搭配木棍而成為打擊樂器。為了踩街表演，除了準備道具與服裝，布偶組與角色扮演組還需要利用時間練習舞步，樂器組則是需要排練節奏，大型布偶組亦要練習撐竿，雖然時間匆促，但我們仍做足了準備，打算在中山路上大鬧一番。

那是第一次理直氣壯地站在大馬路的中央、第一次成為啟動交管的主角，以及第一次沐浴在雷聲般的掌聲之下，原來這就是「管樂節踩街」的滋味。雖然自己只是單純地敲著節奏彷彿沒有任何可看之處，但隊伍如果沒有樂器組的支援，大陣仗般的舞蹈隊伍將會變得相當單

薄，或者說少了許多氣勢，途中也覺得自己在成為觀眾之前竟然先成了表演者未免有些傲慢，但若是光陰能夠倒轉，我仍想選擇以同樣的方式來開啟對管樂節的認識，因為身在其中、成為管樂節的一份子，讓我感受各個角色都格外重要與特別，舞蹈及演奏固然精彩，但如果只有表演出色的旗手或是演奏高超的樂手並不能成就所謂的「踩街」，就意義上而言，「踩街」向我傳達出眾人的力量是以相乘的方式而展現。

第二次則是以拉布條「旗手」的身分參與踩街，因為走在隊伍的最前端，即便理性地知道兩側柵欄後方投射過來的目光都注視在布條以及身後的樂隊上，起初仍讓我感到非常忐忑，還記得當時緊張到全程都掛著一張撲克臉，在充滿鏡頭與雙眼的眾目睽睽之下，我已經無暇顧及被壓入底片上的面容是怎樣地猙獰或是無神，後來想著與其心情這麼一路地緊張到底，不如一邊走著一邊聽著傳來的樂聲享受它——「管它什麼音樂」。

高一時因著興趣以及在同學的邀約下，大家一起加入了管樂社，而到後來才知道管樂節踩街亦是社團的年度大事，就這樣子第三次參與管樂節的身分被確立了下來。這一次是以演奏樂器的身分出席管樂節，第一次作為核心主體，是我記憶裡最深刻、最開心也最為辛勞的一次經驗。為了能夠一邊行進一邊演奏樂曲，平時晨間就得練習車輪步、訓練肺活量以及體力而晨跑，午休時間、放學後以及假日都得好好把握時間練習演奏，這些都是在加入社團以前未曾想過的集訓，加上升上高中以後課業難度大幅提升，緊湊的生活讓人措手不及，有些人陸續退出抑或放棄參加踩街。在當時的管樂社裡，管樂節是一年之中除了元旦表演之外，唯一能夠穿上典雅端莊樂儀禮服的日子，服裝配上閃爍著耀眼光芒的銅管樂器以後，即便頂著黑眼圈也會讓人感到煥然一新、充滿朝氣。

當時我是演奏低音號的樂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途中有攝影師突然出現在前方，彷彿在捕捉著吹奏樂器的模樣，而我邊吹奏著樂器邊以疲態之姿望向攝影師，總覺得自己總共三次的踩街經驗，雖然在腦海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都不曾在他人眼中留下美麗的影像。相較於其他樂隊，我們因為人數較少以至於樂聲不如他隊震撼般地響徹雲霄，雖然行進時聽見後方隊伍的聲勢備感壓力，但大家都是盡了本分演奏到最後。從起點到終點不算太短的距離裡，一邊行進一邊演奏低音號消耗不少精力，中途便由學姊頂替我演奏走到終點。

大家或許在準備踩街表演的心歷路程上都曾有過半途而廢的想法，但更多時候是因為有彼此的相伴才能堅持著一路走到最後，包括踩街表演當日，從車站廣場出發一路演奏到達體育館，從準備到結束，踩街在某層意義而言更像是一場耐力賽。

平時要能聽見大規模管樂團的演奏並不容易，更別談論舉辦在室外的演奏會，然而因為管樂節讓這珍貴的機會成了一年一度可以被期待的事件，與管樂節有所共鳴或連結的人，或許都能在其中的某一場或者一首樂曲裡找到遠離煩憂的棲所，為當下的心靈做個註解，但是對於沒有接觸管樂的人們而言，那又是怎樣的的存在呢？

曾經在某個夜裡我邀請朋友坐下來聽一場室外的管樂演奏，即便演奏的曲目並不是都有聽過，但樂聲總是能奇妙地讓人在心中勾勒出一幅捉摸不透的畫面、一段模糊不清的過往或者牽引出一股令人哀傷或鼓舞的力量，正當我還沉浸於廣闊無垠的音樂世界中、沉溺於抽絲剝繭地去辨別每個樂器聲的樂趣裡，朋友隨口一句：「要走了嗎？」

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音樂的美感，每次都能獲得不一樣的感受，這一點與文學作品的賞析亦同，我想這就是藝術的魅力所在，然而對於

無法從中獲取回報的人們而言，它就有如一塊沙漠，不過幸好它不會永遠沒有綠洲。近幾年管樂節的形式愈來愈多元，變換隊形的表演尤其精采，有別於傳統靜止式的演奏，演奏者充滿活力地舞動，音符彷彿都隨之在空中跳躍著，樂聲不再只是透過空氣傳達到聽眾耳中，逐漸具象化的結果讓它變得更加風趣與平易近人，或許這能成為一座橋梁，帶沙漠的旅人通往城市或者看見海市蜃樓。

曾經揹著樂器踩過街，嚐得它的酸甜苦辣鹹，每次看著踩街的表演都讓我心生敬畏之情，尤其變換隊形演奏的條件更為嚴苛，他們都是捨棄掉多少個人的慾望，將時間付諸於練習上，在多少個瓶頸之下熱情尚未熄滅，每次我都不禁這麼地想，因為在第三次參與踩街後我便在各種考量下退出社團，但喜歡欣賞管樂演奏的興趣從未改變，雖然不能再次成為演奏者，但仍能以觀眾的身分參與著管樂節。

在同一塊土地上，在投手吳明捷雕像之前，在同一片天空底下，每一年的十二月份裡，這裡有著充滿活力的創意踩街隊伍、典雅端莊的軍校樂儀隊、遠道而來的海外樂隊以及熱血的高中樂儀隊，他們揮灑著才華、展現不屈的精神以及繽紛的面貌，第一次以觀眾身分欣賞踩街之時，心中所受的衝擊震碎了五臟六腑，除了精湛的演奏與整齊度之外，那種盛大的嘉年華彷彿只有在影劇或是小說裡才能見到的排場，如實地呈現在眼前竟好不真實，踩街沒有固定的形式，它每一年都能以不同的方式驚艷觀眾。

這段期間，各公園廣場還有著定點表演、在體育館甚至還能看到變換隊形，管樂節豪華的陣容總讓人為之興嘆，管樂節一系列的音樂企劃一旦開始，每天都有節目可以欣賞，作為一個在地的市民甚是感恩，如果朋友在這個月裡來訪，那幾乎是必排的行程之一，即便不懂得音樂，來看一看它的內涵，亦不枉費。

這些年來，參與管樂節的點點滴滴，早已乘風而去化為歷史的土壤，現如今只在心裡萌芽成為永不凋零的花，也許在十年二十年以後回想起來仍能感到它的芬芳，而到那時，管樂節又會是怎樣的面貌呢？真讓人期待。